

第二行第二個字開始，我們將經文念幾句對對地方：

【我發起與一切惡趣險難眾生作救護心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這是菩薩答覆修行方便當中，下化十一句裡面第六句，前面五句我們已經講過。這二十句對我們來說都非常的重要，也是我們應當學習的，所以講得比較詳細一點。這一句是說，特別是在『惡趣險難』的眾生，要為他『作救護』，「救」是救濟他、救拔他的苦難，「護」是防護，唯恐他墮落。這一句裡面這個境界也是非常的廣大，尤其是在我們末法時期，諸位要曉得這個正法實實在在難聞，聞了要能夠信，信了要能解，解了要能行，行了要能不退，這個一層一層的淘汰到末後剩不了幾個人。尤其是歧途當中又有歧途，岔路，這個路岔路很多很多，一迷失了方向，去叫他回頭相當的困難。尤其是我們所謂的先入為主，主觀成見太強了，那就是他回頭的障礙。因此，無論是宗門教下，歷代祖師都教人讀誦大乘。

讀誦大乘的目的何在？當然是想開悟，開悟是讀誦大乘最高的目標。要怎樣才能開悟，上一次跟諸位說過了，讀經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這樣才能開得了悟。如果我們讀誦大乘，乃至於講經、聽經，若與戒定慧不相應，我們要想有所領悟，那就很難很難，也可以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佛法的修學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包括了讀經、聽經在內，沒有一個法門不與三學、三慧相應。首先與三學相應，到智慧開了，那就是法法都與三慧相應；如果不相應，這就是惡趣險難了，眼前沒看到他遭難，他在菩提道上把路走錯了，眼前雖然看不出什麼，後來的麻煩就大了。經論裡面常說，修

行如果失去了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都叫魔道所攝。魔道是不是惡趣、是不是險難？這種險難唯有具足慧眼的人，具足法眼的人才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一生成佛，這是正道。兩生成佛比起一生成佛來說，他就遇到了險難了。如果說他生生世世成不了，那就不可能不墮惡趣。他在六道裡面捨身受身，我們總得要明瞭，在三惡道的時間長，三善道的時間短，這是惡趣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惡趣險難對於我們來講實在是太危險了，而且我們很容易走到這個路子上去。修行人，那個不修行的不說，修行人無論你修哪一個法門，你貪瞋痴不斷，貪瞋痴增長，這是惡趣，必墮三惡道；把修學的門路走岔了、走錯了，那是險道，那是災難。我們看看四眾同修，如果念念還是增長貪瞋痴，我們要不要救他、要不要幫助他？看他這個路子走迂迴了，走到岔路上去了，我們要不要幫助他？菩薩一定要興起救護之心，已經遇到這個災難了，要救他；沒有遇到災難，在正道上走，要防護，不要叫他走上歧途，不要叫他走上岔路，要護持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要跟諸位說說了，前幾天我收到美國那邊的同修來信，要我明年到那邊去講經，講什麼樣的經？他們那邊已經在開會了，有的人希望講《楞嚴》，有的人希望講《金剛經》，還有一部分人提出一個意見，叫我去講「當頭棒喝」，這個就希望說當頭一棒把他打醒。如果他們真正有這個心，這個當頭棒是什麼？今天帶了一本書供養諸位，這就是當頭一棒。如來的正法，當然所有大乘經論都是正法，正法裡面第一正法是念佛法門，誰相信？沒有人相信！沒有人肯行！這個法門是當生成就的佛法。歷代祖師告訴我們，我們聽了耳邊風，沒把它看在眼裡，說起來總是禪、總是密、總是教，這些東西高。我對於這個法門的體認是從《華嚴經》上得來的，我跟諸位同修說過多少次，就是從我們現在講得這部經

，從這個經裡面體會到的，曉得這個法門是諸佛第一法門。再仔細研究研究《彌陀經》，這個眼睛就放光了，裡面那些微妙的義趣漸漸就顯示出來了，真正不容易！

本經，在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（就是四十九年教學當中），講到一生圓滿成佛的經典，因果理事統統具足，就是一部《華嚴經》。其餘的一切經論都是講的部分，局部的，講得最完整、最完全的就是《華嚴》這一部。《華嚴經》一生怎麼成就的？我們在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是帶表演給我們看的，我們看出來了。第一個老師就先入為主，第一個老師，我們這個《四十華嚴》裡面翻譯的吉祥雲比丘，教給他念佛法門。諸位要重視，這是第一個老師教給你的法門。到最後一個老師，第五十三位善知識普賢菩薩，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你看這一個頭一個尾，你就曉得這個法門是《華嚴經》裡主修的法門，當中五十一位善知識代表八萬四千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是助修，這一門是正修，正助雙修，一生成就。同時我們在這個裡面明白一個道理，那就是無論修學哪個法門，如果最後要不歸到念佛法門，他不能夠圓滿成就。所以禪家，你看看我們中國的禪宗，臨命終時都是念佛求生淨土。密宗裡面也是修彌陀法門，以這個為究竟圓滿。換句話說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派，它最後要不歸到淨土不能夠圓滿菩提。所以我們才真正體認了，這一部經是世尊徹底悲心，可惜的信得人少。

今天我送給諸位這個註解，這個註子《大藏經》裡面有，這個版是民國初年的版，在最近我們台灣沒印過，香港也沒有印過，印成單行本我們這是第一次。這個註解是法相宗開山祖師窺基大師註的，年輕人喜歡法相唯識的人很多，你看看窺基大師對於《彌陀經》的註解，你看看他對於淨土法門是怎麼個看法，也是佩服到五體投地，讚歎這個法門是圓頓大法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由此可知，小

乘法跟大乘法比較起來，小乘是險道，大乘是正道。大乘法裡面，一般法門跟禪比較起來，禪是正道，禪是頓悟，其他的屬於漸修。如果禪再跟淨土比起來，淨土是正道，禪又是偏在一邊了。這是要功夫去體認的，不是在文字上，不是在知見上。所以要講到當頭一棒，那就是提起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我們這一生就決定成就。我把這個註解印出來流通，用意就是給知識分子看看，看看我們在歷代祖師當中，窺基大師要拿今天的話來說，他是一個大哲學家，是個大思想家，文學的造詣非常之深，你看他寫的這個文字，第一流的文章，他對淨土這樣的讚歎，那還有什麼話說。淨土豈止老太婆教！《彌陀經》就是《華嚴經》的捷徑、《華嚴經》的精華，《彌陀經》講的是什麼意思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歸納起來就是這一部《彌陀經》。

所以這部經不簡單，不容易！勸一切眾生回心歸向淨土，那才是真正救護一切眾生。那些惡道險難，從這個惡道險難裡頭把他救出來了。這個法門只要你肯修，一生決定能去，而且你非常有把握的去。諸位說要修多久才有把握？那靠個人功夫。我自己的修行是走了很多迂迴的路，這個迂迴的幅度不太大，我今天對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充滿了信心，我一點都不懷疑。當年李老師跟我說，二十年前他跟我講他往生有把握，今天我也跟他一樣，他能做得到，我能做得到；我能做得到，你們諸位統統能做到。我當時對這個法門信得沒這麼深，領悟得沒有這麼深刻，所以還搞了許許多多大乘經典，拉拉雜雜的，把我這個路拉長了。如果那個時候真的死心塌地的，我告訴諸位，我今天往生極樂世界上品上生。現在撈不到上品，就是搞的大經大論，搞太多了，把自己給耽誤掉了，後悔莫及。對自己是耽誤了，可是對教學上來講，的確還是有幫助，不經過這一番的迂迴，我們講這個法門沒人相信。各宗各派的經典我們都

看過，我也都講過，換句話說，說起來至少不外行。最後我們堅決把一切法門捨掉，選擇這個道路，這是智慧的選擇，這是有比較的選擇，不是盲目的選擇，不是人云亦云的選擇，是自己真正親身經歷過來的選擇。雖然我是過來了，我今天給你們講、來勸你們，你們還是不會相信，道理在哪裡？就如同當年李老師勸我，我不相信。他也是過來人，他在大陸上學過教、參過禪，也學過密，而且都費了很長很長的時間；他學密花了八年時間，參禪也花了八年時間，到後來都不能成就，浪費了許許多多的光陰，學教，教裡頭也沒得到結果。最後遇到印光法師，他是從念佛法門裡面成就的。他把這些話告訴我，我還是要研究經教，念佛，好，念佛，跟著大家一起念佛，天天也念阿彌陀佛。可是心在哪裡？心在《楞嚴》上，在《法華》上，在《華嚴》上，都不在阿彌陀佛上，這個就打閒岔了。老師雖然曉得，曉得我們是有難，走到這個歧途了，但是這個歧途距離正道還不太遠。他始終，我知道他在旁邊看著，也在旁邊護念著。

到把這些大經大論都看清楚了，原來是這麼回事情，條條路到後來統統歸向淨土，要早曉得這個何必搞別的？一心一意，死心塌地，那我今天的功夫，我想理一心不亂應該可以得到。現在不但是理一心沒得到，連事一心也沒有得到，你要問你憑什麼說能往生？我敢說，我充滿了自信心，雖沒有得到一心，我有功夫成片，生凡聖同居土的資格具足了。所以我現在不搞別的經了，我今天講《華嚴經》，專講《四十華嚴》，《四十華嚴》是什麼？就是《彌陀經》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我沒講別的經。我今天對自己來說，是要把自己品位提升，希望再有個二、三年可以到事一心，再有個二、三年可以到理一心，這多自在！我希望同修們要跟我一樣的有信心，真正得到法喜充滿。搞別的法門決定打閒岔，決定是走迂迴的道

路，前途一片渺茫、一片黑暗，如果有這種現象自己一定要覺悟，我們這個路一定走錯了。如果這個路子走正確的，前途決定是光明的。

所以這一句裡面「惡趣險難」，你就曉得它裡頭含的這個境界是多麼的廣大。但是菩薩雖有救護眾生的心，有救護眾生的願，如果這個眾生要不接受，要不肯聽，菩薩也是無可奈何，也不能勉強他。菩薩看得清楚，幾時他回頭了，菩薩就來幫助他；他要不肯回頭，菩薩也不勉強。所以這個事情，救護眾生的事情，跟我們世間事情也差不多是相似，所謂是欲速則不達。菩薩心地慈悲，諸佛心地更慈悲，如果不慈悲，怎麼會把彌陀法門跟我們說出來。因此要知道時節因緣，菩提道上一絲毫勉強不得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只要真正發心，諸佛菩薩必定護念；如果回頭，諸佛菩薩一定加持。如果你心清淨，這種加持的力量你自己能夠感覺得出來。換句話說，與佛菩薩感應道交，有感應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再看底下一句：

【我發起令一切眾生出生死苦顯示正道心。】

這一句跟前面一句是類似，前面一句可以說是救苦救難，這一句是幫助眾生了生死出三界。了生死的方法很多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是了生死。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瞭、要通達，經上常說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因此我們對於任何一個法門都應該讚歎，如果毀謗，那就是謗佛、謗法。這是諸位一定要記住。你已經造罪業了，你自己不曉得，因為什麼？一切法門是佛說的，你要毀謗法門，豈不是謗佛、謗法嗎？這一切法門就利益一切眾生，什麼樣眾生才得利益？法門對了機，就得利益；如果這個法門不對機，他就不得利益。法門好比是藥一樣，眾生好比是病人，這個藥要對了症，所謂是藥到病除，這個就收到效果了。藥要不對症了，不對症，這個

藥吃下去之後病加重了。佛為一切眾生說法，不是為我們一個人，為一切眾生說法，因此法門需要選擇，就是擇法。七覺知裡面第一條就是「擇法覺知」，選擇一種法門適合於自己根性，能夠叫自己快速的成就，那這個法門就對了我們自己機。自己沒有這個能力，要求善知識。

所以修學，善知識是第一個關口、第一個因素，沒有善知識的指引，那可以說就不可能不走冤枉路。善知識可遇不可求，我們今天到哪裡去找善知識去？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第一句話就是講的「明師受戒」，這就說明師承的要緊。明師不是名氣大的老師、知名度高的老師，那個沒有用，所謂明師就是有修有證，真正是過來人。《華嚴》裡面所說的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」。什麼人來說？有修有證的人，因為經裡面每一個字、每一個句子都是意在言外。我們這個道場建立沒有多久，我們在此地連這一章才講第三章，這是五十三位善友，我們才講三位。道場建立的時候我們講「觀自在菩薩章」，接著講「普救夜神」，這是第三章「寂靜夜神」。雖然講得不多，諸位同修在此地，你聽了這麼多次，你一定會能夠想到，這個經如果說是把它翻成白話文，怎麼個翻法。你看看它這一句、一字裡頭，含有多少的意思？翻不出來！一翻成白話文都死了，意思都沒有了，這個文言文妙就妙在此地。淺的人看意思淺，深的人看意思深，就如同佛的圓音說法，所謂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這個經展現在我們面前，確實是如此，程度淺的人看到這個意思淺，深的人看得深。究竟有多深？其深無底，沒有止境的。我看經遍遍不一樣，我講經也是遍遍都不一樣。

上個禮拜我們打佛七，劉老居士帶了兩個外國學生，他教太極拳的，有兩個美國人拜他做老師，很難得，這是三跪九叩首正式拜他做老師。那兩個美國人到圖書館參觀，問我講經這麼多年有沒有

著書，就是有沒有出過什麼書？我說沒有。他說為什麼？我說太懶了。他聽錯了，他以為太難了。太難了，他很奇怪，太難了？結果我告訴他不是難是懶，太懶惰了，他才明瞭。從來沒寫過東西，這是我跟他開玩笑太懶了。其實怎麼樣？不能寫，沒法子寫，我今天寫好的稿子，明天一看就丟字紙簍去了，沒法子，年年境界不相同，月月境界不相同，怎麼個寫法？所以我講經留的這些錄音帶、錄影帶，我一個都不要聽，我一聽了，胡說八道。有一些同修他們拿去做為參考。統統要不得，這個就是意思它天天有新東西，如果沒有新東西了，那可以叫定論，看得還不錯，還可以留下來，不行。

所以有很多老同修聽我講經他能感覺到，同樣一部經（我有的講過好多遍），遍遍不一樣。我在國外講經，同修說，他每一次去聽都不相同。這是有進步，所以進步沒法子動筆。今天跟諸位講的就今天的境界，明天又是個境界。今天境界不是昨天的境界，所以想一想還是那個經本子擺在這兒好。我印送的，都印古人的好註子，贈送給大家。經裡頭的意思無有窮盡，古來大德註解的意思也是無有窮盡，可見得這些作註子的人都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修行證果之人，否則的話他到不了這個境界。我今天只能夠讀，讀得遍遍有新意思，遍遍境界不相同，其他的能力我現在還沒有。

『生死』這個裡面有因有果，從相上來講，三界六道如何去超越。如果從相上去超越，那是屬於果報，不可能的，要緊的，要從因緣上去解決。我們要曉得六道生死的根本是什麼？起惑造業，這個是生死根本。在佛法裡一句話可以道破，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太不簡單了，必得於世出世間法都不起貪瞋痴才能辦得到。不是說世間五欲六塵我離開了，我不起貪瞋痴了，大概可以出離三界了吧！跟諸位說還是不行，為什麼？如果你對出世間法裡頭有貪瞋痴，這個法門我愛、喜歡它，貪愛；那一個法門我排斥、我拒絕，這就是

瞋恚。換句話說，你只不過是把世間的那個五欲六塵的對象換成了佛法種種法門而已，你的貪瞋痴並沒斷，只是換個對象而已。生死根本是貪瞋痴見思煩惱，不是講你那些對象，世出世間那些對象，與那個不相關，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。如何能做到於一切法，就是一切順境不貪，一切逆境不瞋，一切順逆境緣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不愚痴；清楚明白心裡頭還要如如不動，這高明！這樣才能真正出離生死，顯示出菩提涅槃的正道。這個正道在本經裡面講就是一真法界，這是正道。十法界不算是正道，真實的正道，唯有一真法界。怎樣才能夠證得一真法界？跟諸位說，一心不亂。你看《彌陀經》跟《華嚴經》是不是一樣？一心是能證，一真法界是所證，能所不二，心境一如，這是正道。所以將這兩種經合起來看，可以說一部《華嚴經》裡處處指歸到一心不亂，處處指歸到心不顛倒。我們讀《華嚴》要把這個門道看出來，讀《華嚴》要把一心不亂、心不顛倒應用在生活當中，起心動念待人接物。用得成熟了，跟諸位說，你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了，不是說到命終之後才往生西方，「一念相應一念生，念念相應念念生」，這個裡頭是妙不可言，這個境界真正不可思議。再看底下一句：

【我發起令一切眾生捨離生老病死等苦心。】

『生老病死』都是屬於生滅心，都是屬於虛妄的境界。上一次，如果諸位要是記得的話；下午我有兩個朋友，有一個同學他帶了一個地主，來跟我談了很多問題。他說那個地主有好幾百頃的地，要來找我商量去蓋個叢林，談了好多優厚的條件，地主以後離開了，有事先離開了，他在這聽了一次經。他跟我同學，比我早幾期，是我的一個學長。昨天他又來找我，他這個腦筋動得很靈活，他看到我不想，沒有意思蓋這個大廟，沒意思蓋，人家再多的土地送給我，我也不要，看到我是如如不動，他這個念頭又轉變了。昨天

帶了個什麼？帶了個導演，一個編劇的導演來找我。他說基督教有光啟社做得很不錯，他說你應該搞個華藏社，我們替你來搞，我們各式各樣人才都有，要來找我，我跟他搖搖頭。他說你雖然出家了，你沒有慈悲心，你都不肯度眾生，如果把佛經用表演的方法編成電視劇，在電視台上去弘揚佛法，那有多少人得受用。我說這個構想我在十幾二十年前就有，但是現在沒錢。你要我搞一個，要我來負這個名義，你替我跑跑腿，我到哪裡去找錢去？他說你有號召力。我就告訴他，如果我要那麼搞，我現在就老了。那個導演大概比我大一、二歲，他看到我很年輕，我心裡沒事，什麼都沒有，所以才年輕，你懂不懂？

這些人腦筋動得很快，稍稍有一點名聞利養，馬上就被他轉了。事情該不該做？該做，時節因緣沒有成熟。所以我就告訴他，我說我在這裡等時節因緣，我很有耐心。他說我等不及了。我說那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所以等待時節因緣。我就告訴他，他參觀兩邊道場都去看，他問我怎麼樣維護一個道場？我說我不知道，真的不曉得。我說我絕不操一點點心，如果道場不能維護了，馬上打個電話請市政府來接收，讓他接辦去，身心無事，多麼自在。應當如此！有這個因緣，眾生的福報，我沒福。你們懂這意思嗎？我天天跑到這裡講經，我哪有福報？累死了。沒有這個道場我逍遙自在，成天遊山玩水，我就有福了。所以眾生有福，我就沒福了，要替大家服務；眾生沒福，我就有福了，我就天天遊山玩水。所以沒有一樁不自在，何必要攀緣？

我們古來的祖師大德諸佛菩薩沒有一個是攀緣的，只要時節因緣成熟了，一切事自然成就，這個時候才真正法喜充滿，真正就是自利利他。這樣才能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把生死的因給斷掉，決定沒有一絲毫攀緣的念頭。順逆境界都自在，因緣沒有成熟的時候，成

就自己。順境裡面不生歡喜心，不貪圖享受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；逆境裡面修忍辱波羅蜜，無論什麼境界都是幫助你修行，只要自己覺悟，才能到六度萬行是樣樣圓滿波羅蜜。所以於一切境緣都無取捨，亦無得失，在這個裡面修清淨心、修平等心、修慈悲心。因緣成熟了，利益眾生，幫助別人。這個因緣不成熟，利益自己，成就自己。這個是「捨離生老病死」，出離三界！這四個字表面上看都是從生理上說的，它真正的意思是從心裡上講。心裡面沒有生老病死，跟諸位說，這個身就沒有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不是事實。這個話說起來一般世間人很難懂，他不容易體會。

如果懂得佛法的人他應該明瞭，佛法所講的世間相，世出世間森羅萬象是唯識所變，是剎那生滅的相續相，這個裡面原本就沒有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這個現象，完全是你錯誤概念所產生的，那就是佛法的一句名言，「境隨心轉」。這個境界怎麼變現的？是隨心所變的，那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，就是識，唯識所變。窺基大師這是唯識宗的祖師，第一代的祖師，真正懂得唯識所變，它不是遍計所執性就是依他起性，縱然是依他起性，也無自性。換句話說，無有一法可得，它沒有自性，當體即空，你能得什麼？所以佛跟我們講的話句句真實，一無所得。實無所得當中你偏偏要有一個想得到，那不叫妄想嗎？不但世間法無所得，諸位要曉得，無上菩提也無所得。大家對《楞嚴》很熟，佛在《楞嚴》上說得多明白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。圓滿菩提是圓教如來果地所證，所以無上正等正覺是圓教佛果才夠資格當這一句，等覺以下不能稱無上，是正等正覺。就佛來說，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別教的佛都是屬於正等正覺，無上兩個字加不上。別教的佛他有上，別教佛所證的等於圓教第二行的菩薩，因為他無明只破了十二品，四十一品無明他破十二

品，等於圓教二行菩薩位。所以他上面還多得很，他怎麼能稱無上。

由此可知，我們要學個什麼？學個無所得，這個心好自在！就是六祖所講的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那個人心的自在就是一物都沒有，世間法沒有，佛法也沒有。如果有了佛法，佛法就變成障礙，佛法也沒有，心才真正自在。要這樣說起來，世出世間法統統都沒有了，那心不就變成無心了嗎？無心又錯了。無心無想，那又走上邪道上去了，前面講險難，又墮在險難上去。心裡面雖然是一無所有，一無所得，他有沒有？有，有沒有得？有。有的是什麼？法界全體，一樣都不漏；得的是什麼？得的也是法界全體。所以你要是真正放下了，你才真正得到。那個得的是法界全體，這就是佛法所講的法身般若解脫，千真萬確的事實。法身裡面具足常樂我淨，般若解脫裡頭亦復如是，這個才是佛法。所以他不是沒有受用，他有受用，至高無上的享受。絕不是人天二乘所能夠想像得到的，沒有這樣殊勝的功德利益，我們學這個幹什麼。

諸位讀了大乘要曉得怎樣才能夠捨離生老病死苦，捨離這個三苦、八苦。如果從綱領上說，當然最殊勝的方法是念佛。可是念佛要明理，如果不明達這個裡面的道理、甚深義趣，這一句阿彌陀佛念久了就念疲了，念久了就念厭倦了，「阿彌陀佛」我們一天到晚念這個有什麼意思？就疲厭了。如果這個裡頭的道理真正通達了，裡面境界能夠嘗到了，愈念愈歡喜，念念生長智慧，念念捨離生老病死苦，這個裡面奇妙無窮。再看第九句：

【我發起令一切眾生成就如來無上法樂心。】

這句話我們乍聽起來，菩薩現在才只有五地，去如來這個地位還有七個位次，而且這七個位次很不容易證得，他怎麼敢說要令一切眾生成就如來無上的法樂？我們如果將大經從頭讀到此地，當然

你就不疑惑了。本經一再說明，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，這也是真正不可思議，也是難信之法。初住菩薩就有相似如來無上的法樂，何況五地菩薩？當然我們沒有懷疑了。『法樂』是指圓滿的法身般若解脫，圓滿的常樂我淨。菩薩雖有，沒有圓滿，到如來果地上才圓滿。這句話顯示菩薩發心的偉大，不可思議。我幫助一個眾生，要幫助他到什麼程度？不是說幫助到我這個樣子就可以了，一定要幫助你成就無上菩提，這才是菩薩的心願。

菩薩當中最具足這種精神的，地藏菩薩。我們展開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你會發覺到一個很不尋常的現象，「忉利天宮集會品」哪些人來了？十方一切諸佛如來來了。講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怎麼會把十方諸佛都招來了？十方諸佛那些佛都是地藏菩薩的學生，地藏菩薩把他們一個個都捧成佛了，他還在菩薩階位上，因為他有這個弘願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。這就是這一願，幫助別人要幫到底，除非他不接受，他退墮了，那沒辦法。他只要是肯接受，我們自己決定不能退心，這個忙一定要幫到底，要能夠捨己為人，犧牲自己，成就別人。這是菩薩的精神，諸佛如來如是，諸大菩薩如是，歷代祖師如是，我們想想我們自己的幾個老師也如是，師恩太大了。所以問題就是肯不肯學，自古以來做老師的心都一樣的，都是希望學生成就，希望學生超過自己，所謂是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。沒有一個老師說我的學生將來成就最好都在我底下，都不如我，那好了，一代不如一代，這完了，這個社會還會有進步嗎？它為什麼有進步？一代的成就是超出一代，所以才有進步。這是事實。

我到台灣來求學，遇到的老師就是這麼大的恩德，他犧牲自己成就我們，真能做到捨己為人。最初我學哲學，親近方東美先生，他在學校教書，如果他說我在學校上課你來聽就好了，那不就不浪費他的時間、精力了嗎？他沒有這麼做，他要我每個禮拜天到他家

裡，他給我上兩堂課，學生就我一個人，我要不好好的學，我怎麼能對得起他？他要犧牲他的精力、要犧牲他的精神，要浪費他的時間，教我這麼一個學生。我學佛跟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跟方先生一樣，每一個星期給我兩個小時，我跟他學三年。只有親近李老師的時候是隨眾聽課，沒有這種單獨教。這是大慈大悲。所以我自己親身的體驗，不怕沒有老師，怕的是自己不肯學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你真正肯學，那個老師是如獲至寶，他的東西要傳下去，沒人傳，到他這就完了，這個多可惜，他心裡多悲哀，如果發現有一個人能傳，他多麼歡喜，不辭辛勞。所以我們學生要感戴老師的恩德，我們身命得自於父母，我們慧命得自於老師，老師的恩德跟父母是一樣大。

在中國江南一代供祖先牌位，供的是天地君親師。中國自古以來哪一個朝代不祭老師？以孔老夫子為代表，祭孔夫子就是尊師重道。每個人在家裡面，自己家庭，家有祠堂，帝王有宗廟，祭祖先、祭老師。這是自古以來，每一個朝代建立國家第一個大典，重大的事。古禮展開來第一篇就是「祭禮」，這個意義非常的深長，「慎終追遠」、「報本反始」。諸位想這個人心地多厚道，這個厚道的心是本性，是我們的性德。大乘佛法在中國能夠發揚光大，實在是中國人心太厚道了，所以佛法在中國能夠發揚光大。我在國外對於佛法也常常提倡孝道，如果沒有孝道的基礎，佛法決定無法弘揚，因為佛法是師道，尊師重道是建立在孝親的基礎上，假如他對於父母都不孝順，他怎麼會尊敬老師，那不是顛倒了嗎？

所以祭祀是孝道的大根大本。外國人要接受佛法，還有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，他今天所接受的是佛學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領悟，能夠有一點小成就。基本的原因就是看有沒有孝道、孝心的精神，有沒有這個心？我們自己修行成就與否，也是決定在這個基礎上

。印光大師說得好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；沒有誠敬就不得利益，誠敬的心就是從孝親尊師裡面培養出來的。所以那個父母不是說你一定要孝順我，老師說你一定要尊重我，那個老師我們也不必跟他學了，老師不必要，老師辛辛苦苦教你，他對你還有什麼企圖、對你還有什麼指望？沒有的！完全盡義務，你的成就是你自己的事情，頂多將來你成就，聽說你是某某人的學生，只如此而已，他還能得什麼？如果我們真正體會到這些事實，我們才曉得孝親尊師是開啟我們的性德，以性德來修行叫稱性起修，全修即性。這樣才是一條正道，才能夠真正成就無上菩提，才能夠真正得到無上法喜，就是此地講的法樂。再看底下一句：

【我發起令一切眾生皆受清淨大喜樂心。】

這一句也是前面一句的延展，既然得法了，法喜就充滿了，於十法界依正莊嚴，無有一法不喜樂。這個『喜樂』，我們不要把這個字看錯了，我們今天看到喜、看到樂，實際上那都是煩惱，你那個喜是從哪裡生的？喜怒哀樂愛惡欲。如果諸位要展開《百法明門》仔細去找一找，喜從哪兒來的？從煩惱裡面來的。所以這個句子裡頭前面有兩個字要特別注意，『清淨』。不是從心心所裡面生的，從哪裡生的？從法性裡面生的。法性是清淨的，法性是不染著的。歡不歡喜？非常歡喜，這種歡喜也露在面孔上，也是手舞之，足蹈之。你從表面上去看跟凡夫沒有什麼兩樣，可是骨子裡頭不一樣，一個是從真性裡面自然流露的，一個是從情識裡面變現出來的。情識裡變現出來這個歡喜叫做壞苦，它的持續力不長久，喜歡這個境界過去了，他苦就來了。譬如古人形容的，人家做官，上任的時候歡喜，賀客盈門，到下了台的時候，門可羅雀，沒人了，苦就來了，感覺到很苦了，這是屬於一種壞苦，不是真正的喜悅。

真正的喜悅像誰？像彌勒菩薩一樣。你看彌勒菩薩的快樂歡喜

，他從來沒有憂愁過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面他沒有難過過，什麼境界裡都是歡歡喜喜的，這個是真正的歡喜，這個歡喜是從智慧裡頭流露出來的，法性裡面流露出來的。其實，世間聖人也有，孔老夫子在《論語》裡面一開端就說出來了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那個悅就是「清淨大喜樂心」；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。那個樂跟前面的悅大大的不一樣，那個樂是世間人的感受，有個很好的環境來值得歡喜，境界去了，就沒有了。所以他那個不是法喜，唯有學而時習之是真樂！什麼叫學？這個字你去查查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、《康熙字典》，這個字的本意是什麼？本意是覺，「學者，覺也」，學就是覺，把覺悟應用在生活上就是時習之，習就是實習，把它變成生活。時時處處一切境界裡面，順境逆境都能夠覺而不迷，俗話說「隨遇而安」。佛法裡面講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隨遇而安，他怎麼不樂？真樂！

得了道的人沒有不快樂的，他得什麼道？學而時習之就得到了。我們佛法裡面講的三皈依，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，那怎麼不樂？這種快樂是真正的快樂，這種享受是至高無上的享受，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，這是境界。怎麼樣說，不入這個境界無法體會，禪宗常說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這是要諸位真正去做，你做一分就有一分的享受，你做十分就有十分的享受。真正要這樣做，做到相當一個境界，剛才講的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，生死自在！往生極樂世界決定有把握，他怎麼不歡喜？所以什麼核子戰爭，什麼戰爭不怕，核子彈掉在頭頂上，看放焰火一樣，歡歡喜喜的，它下來了，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他多自在，沒有恐懼，絕不顛倒。這才是無上的法樂，真正的清淨大喜樂心。末後一句我們把它念掉，到這個地方是一段：

【我發起令一切眾生修行正行無厄難心。】

這一句也是講修學方便裡面一個總結，這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，可見得菩薩的悲心完全流露出來。『修行正行』，菩薩一定常常照顧你，常常加持你，不要遇到一些障礙，不要遭到一些災難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個障礙是指什麼？指你誤入歧途，這是障礙。你在修學當中增長我執，增長法執，增長煩惱，增長邪見，這都是障礙。老子也說，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，損是什麼？減少。一個修道的人，要把貪瞋痴慢、我執、法執天天減少，這個境界就是好境界。如果要是發現到增加了，麻煩出來了，決定是把路走錯了。正道裡面心一天比一天清淨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長，這是正道。像六祖見五祖的時候說，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」。你們想像那個味道，他見色聞聲生智慧，不生煩惱。我們凡夫見色聞聲起分別、起執著，打妄想，生煩惱。他不，他生智慧，換句話說，他見色聞聲，他不分別不執著，沒有妄想。我們每天講經，開發諸位正知正見，大眾在一塊修行，也是互相警策、互相勉勵，大家彼此互相照顧，不入歧途，不走岔路，個個人都有殊勝的成就，這是修行。

經文到這個地方是一大段。下面這一段文比這一段要長得很多，答覆善財童子所問的，「為何事業」，就是你修菩薩道的時候，你做了什麼一些事業，你做些什麼事。我們前面這兩次所講的是答覆你用什麼方便，菩薩答出來，而方便說了二十種心，這個意義非常之深，前面說過。底下我們看菩薩究竟在這個世間自行化他，他做了些什麼，一條一條具體跟我們說出來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